



垛上纪事 (5)

## 试问垛从何处来(下)

文/刘春龙

如今的垛田大都集中在兴化中西部,尤以城东一带为多,这是为什么?一个最基本的事实,兴化是里下河“锅底洼”,而中西部则是最低的“锅底”,城东的垛田街道境内更有“莲花六十四荡”之说。

对于里下河平原整体而言,地势呈四周高中间低的碟形,而相对兴化个体来说,地势又东高西低的侧盆。这是因为自黄河夺淮之后,大量泥沙进入里下河兴化地区,向东入海时受到范公堤阻挡,堤西泥沙越积越多,越积越高,再加海潮西侵,范公堤东侧又聚集了很多泥沙,抬高地势。兴化中西部长期被洪水冲刷,水土流失严重,地势越来越低,渐渐成为水网沼泽。由此也就决定了东部早于西部开发可耕种的土地,为抵御洪涝,率先修筑围田(圩田),而西部开发较晚,土地较为零碎,加之湖荡较多,取土困难,自是不易围田,只能“垒土成垛”了。

许是便于管理,兴化曾把辖区分为5个区域,圩南、圩里、圩外、湖荡、垛田。垛田“单列”,可见其在划定的范围内数量之多,分布之广。或因湖荡、垛田太过缺乏修筑圩堤的基础条件,后来把两者也划入“圩外”了。圩南地区,位于蚌蜒河以南,清代还隶属于泰州、东台,这里不作细述。圩里地区位于蚌蜒河以北,唐港河以东,市境东部偏北,自乾隆二十年(1755)始,安丰一带开始修筑圩田,继而纷纷效仿,形成老圩、中圩、下圩、合塔等大圩。剩下的中西部当属圩外地区了,包含“中部低洼区”和“西部湖荡区”。尽管中西部现在也有联圩了,但这些圩堤筑

成的年代远远晚于“圩南”“圩里”。垛田街道现有大小小20多个联圩,最早的建于1958年,最晚的则在1997年。

虽如此,并不等于圩南圩里地区就没有垛田,只是数量偏少、分布零散罢了。兴化档案馆提供的资料,1949年兴化全境垛田面积4.96万亩,圩里地区就有2.11万亩,竟然占了46.8%。1965年年报显示,圩里地区戴窑、合塔、舍陈、永丰、大营、老圩、中圩等公社仍有千亩以上垛田。只是到了1992年,圩里地区垛田只剩不足万亩,占比降至21.5%。现如今,垛田大约6万亩,主要分布在垛田街道、千垛镇、沙沟镇、中堡镇等中西部乡镇,那别的乡镇原本存在的垛田到哪里去了呢?显然是被强势的圩田给“同化”了,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品厂1976年为兴化拍摄的纪录片《水乡大寨花》,里面就有“推掉垛田、填平水洼、建造新田”的画面。

如前所述,史料中并没有垛田形成的直接记载,那“垛田”一词又出自何处呢?有文史专家跟我说,兴化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,明嘉靖三十八年(1559)《兴化县志》里就有“垛”的记载,比如“铁棺垛”“莲花垛”,还举了实证,兴化还有“大垛”“荻垛”“护驾垛”呢。我觉得似有商榷之处,嘉靖志里的“垛”只是地名,并非特指地貌。其实垛的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,就像原先并没有垛,后来有了垛,而现在的垛已不再是原来的垛。这话有点饶舌,我想表明的是,作为地名的来历,此处的垛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存在,但这儿的垛多是居住为主的垛。明隆庆《高

邮州志》列举几个叫垛的地名,如三垛、甘垛、柘垛,加注道:“以上诸垛皆在北下河地方,北下河地势卑下,凡有基址隆然而起者即以垛名,其上遂成聚落。垛之大者,居民有千家,小者亦不下二三十家。近以频年水患,而屋庐飘荡,人户流移,俱不复有昔日之盛矣。劳来还定,端有待乎?”明时兴化属高邮州,又同为里下河地区。用高邮人汪曾祺的话说,两地“风气相似”。这里给居住之垛下了个定义,即“凡有基址隆然而起者即以垛名”,且“垛之大者,居民有千家,小者亦不下二三十家”。哪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垛,四面环水,大约亩许,小则几分几厘。从中可以看出,“聚落”之垛与农田之垛亦是有所区别的。

遍寻古代农书,“垛田”毫无发现,查阅兴化县志,直到民国时期才见记述。成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《民国续修兴化县志》,介绍位于白驹的诚意书院学产时提到:“老圩束家舍垛田二亩九分,束本贤施;王家舍垛田一亩,邵殿元施。”几乎同一时期的阮性传所著《兴化小通志》谈及兴化城池时说:“想因四面环水,当时因昭阳镇遗址,联络附近垛田,合而为城……”前志来自官方,后志来自民间,这或许是见诸文字的最早“垛田”了。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,陈斌先生有了新发现,上海图书馆珍藏了一部清乾隆年间《李氏族谱》手抄本,出自鼎鼎大名的“状元宰相”李春芳家族,谱中记载的田产就有位于草冯庄的“垛田”。这是一份非出版物,时间在两部志书之前,想必官方不见记载,民间早有“垛田”之名

了。作为地貌的垛田,其历史肯定远超作为文字的垛田,那在此之前,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,垛田又是如何称呼的呢?

还是明嘉靖年间那部《兴化县志》,称之为圃;明代兴化人魏应星的诗里称之为坵;清道光二年(1822)《上方寺碑记》,称之为岸;民国三十二年(1943)《续修兴化县志》,称之为圃岸;数次修改、定稿于民国三十四年(1945)的徐谦芳《扬州风土记略》,也称之为坵……这么多文字记载中,“坵”与“垛”最为接近,垛上方言称垛为“tu”与“坵”读音相同,只是声调略有不同,或许徐谦芳记述时想不到更好的字替代,就借用了这个“坵”字。事实上,辞书中“垛”的义项并无土地形态之意,更没有收录垛田一词。而在民间,垛田的称呼更是五花八门,岸、坵、垛、垛岸、垛坵、垛子、坵垛、坵岸、圃岸、埂岸、园岸、菜园、园田……现在叫得最多的当然是垛田了。我不知道别的地貌会不会有这样名目繁多的名字,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,这种地貌的独特性、稀有性,从而带来定义的不确定性。

作为一种地貌的出现,垛田的历史久远;作为对这种地貌的命名,见诸官方记载的“垛田”还不足百年;而由地貌概念转而为行政区划名称,垛田的历史更短。1956年,兴化当政者有意将城东有垛田地貌的地区统一管理,成立了“垛田工作组”,1958年2月设立“垛田乡”,当年9月改为“垛田人民公社”,1983年复称“垛田乡”,2000年撤乡设镇变成“垛田镇”,2018年区划调整称之“垛田街道”。



## 磨刀砖

□陈明干

夏收秋收时节,农人用镰刀将一望无际的麦子和稻子一扫而光,磨刀砖功不可没。

2000多年前,荀子在《劝学》中写过:“木受绳则直,金就砺则利。”庄子在《庄子·养生主》中也写过:“刀刀若新发于硎。”砺、硎,都是指磨刀石,意思是说刀刀在磨刀石上磨过后就锋利了。

里下河农田广阔,收割庄稼皆用镰刀。有镰刀必有磨刀的器具。这里的磨刀石很少,只有木匠家里才有,用于磨斧头。农人磨镰刀,都用磨刀砖。砖头质地比磨刀石更细腻,不伤刀刀。

磨刀砖取自本地窑厂烧制的青砖,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,青色均匀,无裂纹和缺角,两砖相碰,或用镰刀一敲,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

砖面粗糙,边角齐整,要成为磨刀砖,先要“磨面”和“去角”。农人将两块青砖合在一起磨擦,或将青砖放在地面砖头上来回磨,不一会砖面就平滑了。去角就是将砖面两边的直角磨去。镰刀是弧形,刀刀狭长、刀口齐平,不磨面和去角,砖面和边角都能损伤刀刀。

也有选错磨刀砖的时候。磨上一阵子刀,磨刀砖里出现砂砾或螺蛳壳,造成刀刀缺口,农人懊恼不已,只好丢弃一旁,重新再选。

南风阵阵起,麦子日夜黄。小满过后,农人就坐不住了,时常走到麦田边,抹一束麦穗,双手一搓,摊开大手,吹走穗壳后,将几粒饱满的麦粒扔进嘴里。当咬出“格崩、格崩”的硬朗声时,农人不再犹豫,赶紧回家磨镰刀。

磨镰刀,多在自家院子里,或在有荫

凉的巷头上、大树下。磨刀前,农人要将磨刀砖泡足水,使刀砖保持湿润。磨刀砖放在长凳的一端,旁边有放着水的粽子或面盆。农人骑坐在长凳上,右手抓住镰刀柄,左手摁着刀面,在磨刀砖上来回推磨。多时不用,镰刀浑身生了锈。开始磨刀是平磨:刀面紧贴砖面,用力来来回回地推送。当镰刀的正面和背面都去了锈,这才磨刀口。

刀口就是刀刀。割麦速度快不快,在于刀刀锋利不锋利。磨刀刀,是一件非常细致又需要耐心的技术活。农人先是磨镰刀背面的刀刀:将镰刀正面朝上,刀柄微微下按,使刀面倾斜;刀刀紧贴砖面后,农人以轻巧而均匀的力度来回推送镰刀。磨过一阵,再将镰刀反过来,磨正面刀刀。反过来磨刀,是左手握镰刀柄,右手摁刀面。无论磨哪一面刀刀,握刀柄的手与摁刀面的手都要平稳,来回推送的力度也要平稳。只要其中一项不平稳,要么刀刀就离开砖面,要么刀面倾斜过度,使刀刀反口(卷口)。

农人用大拇指指心在刀刀上轻轻划两下(注意,不是沿刀刀上下划,而是与刀刀呈十字划),感觉刀刀润滑,说明仍不锋利,需继续磨;感觉刀刀与指纹产生阻隔感,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,说明刀刀已经削薄,非常锋利了。

有经验的农人还用眼睛看:将镰刀竖着,一双眼睛对着刀刀看,只要看到细丝一般的刀刀,那就要继续磨;如果刀刀看上去模模糊糊的,说明刀刀已经锋利。还有农人将刀刀紧贴自己小腿的皮肤,向上移动,看到体毛轻易掉落,就知道刀刀不需再磨了。

磨刀过程中,要时常往磨刀砖上浇

水。浇水,既可以及时冲去刀砖上的粉末,保持砖面露出毛孔,利于磨擦刀刀,也避免刀刀发热,防止钢火退化。农人在磨刀砖与板凳间还垫一条湿毛巾,磨刀时刀砖平平稳稳,又保持了刀砖潮湿。

磨刀是有声音的,但前后是不一样的。开始平磨,磨面较大,也要用力,是“嚯嚯嚯”的大声响;中间的过程是磨刀刀,刀面微微倾斜,力度适中,发出“喇喇喇”的小声;最后虽然也是磨刀刀,但实际上属于精加工,对已磨过的刀刀再打磨,刀刀在湿润的砖面上轻轻滑动,产生“唧唧沙”细微的声音。

一把镰刀磨好后,农人再磨第二把。一个农户有两三个人会割麦割稻,家里就有三四把镰刀。割麦割稻打的是歼灭战,镰刀是农人的武器,镰刀越多、越锋利,农人收割才能所向披靡,无往而不胜。所有镰刀磨好了,一个个刀面铮亮,刀刀闪着寒光,它们整齐地排在地上,随时出征。

去麦田割麦,农人也要带上磨刀砖、凳子和粽子。麦秸干枯,麦浪翻滚,一眼望不到头,每割一阵麦子,刀口就钝了,农人就在麦地里,照旧骑坐在长凳上磨刀。磨刀讲究平稳,麦田再多,割麦再忙,磨刀的农人也是不急不躁,心平如水。“慢工出细活。”心气浮躁,急于求成,是磨不好镰刀的。

生产队时期,劳力们按所割面积拿工分。这一年夏收时,第六生产队队

长张世龙别出心裁,安排村民王银寿专门为割麦的人磨镰刀。谁的镰刀钝了,王银寿就将磨好的镰刀递过去,每个割麦的人手里始终握着一把锋利的镰刀。王银寿自小放牛,刷牛草的镰刀磨得异常锋利。全队十多个男女劳力连续割了七八天的小麦,王银寿就在田里磨了七八天的镰刀,手掌处因长时间摁着刀面磨刀而生出一大块老茧。结果,第六生产队率先结束夏收。张队长算了一笔账:只要每人每天多割一分地,十多个人就能轻易地把王银寿该割的麦子补上来。一个人用快刀割麦,情绪高涨,一天又何止多割一分地呢?这就叫“磨刀不误切菜功!”

平时,农人还用磨刀砖磨剪刀、菜刀。年年收割,年年消磨,天长日久,砖面凹陷了,有一天再磨刀时,磨刀砖一折两断。

岁月流逝,沧海桑田,曾经的磨刀砖如今在乡村已很难寻见了。我的父辈的农人,也如被磨得凹陷了身子的磨刀砖,有的已入土为安,有的正慢慢老去。

